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二八六號　原名：抗戰日報

策應保衛延安解除東境威脅
呂梁我軍收復永和大寧
大軍正擴展戰果，隰縣石樓中陽三縣完全孤立

呂　兌九峪　石樓　中陽　陝　延川　甘　永和　隰縣　黃頭　蒲縣　延長　汾西　曲峨　大寧　孝義　寧　吉縣　臨汾　里 0 50

（新華社呂梁前線二十三日電）為策應保衛延安，解除陝甘寧邊區東境之軍事威脅，拯救水深火熱中之晉西南人民，我呂梁前線八路軍於二十一日同時收復永和、大寧兩城（隔河與陝甘寧之延川、延長相對）。廿日永和前線八路軍於當日掃清城垣外圍之據點後，次日下午三時即收復全城（按永和去秋為我解放後，於今年一月十六日被閻軍侵佔）。守城閻軍除廿餘人拼死逃跑外，其餘全部就殲。生擒閻軍愛鄉團長及偽警察報務、譯電人員，隨同其電台一部，詳細戰果正清查中。大寧前線八路軍於廿日攻擊城十里之當支據點敵人，廿一日下午開始向拱衛城垣之城東北、東南兩山碉堡猛攻，敵見勢已去，大部於夜間向吉縣潰逃，殘敵於廿二日晨拂曉全部被我殲滅，該城遂為我解放。據初步統計，我共繳獲重機槍三挺、輕機槍四十餘挺、擲彈筒十餘個、步槍彈三萬餘發、糧食五千餘石，生俘閻軍七十餘名，餘俘正在清查中，現我呂梁前線大軍正繼續擴張戰果中。

（新華社呂梁前線二十三日電）八路軍於十四、十五兩日收復兌九峪（孝義屬），雙池鎮（靈石屬）、廣城鎮（隰縣屬）等地後，隰縣之黃頭、蘇泉鎮、蘭莊、黃城鎮，大寧之任家村、曲峨鎮等據點閻頑部隊及武裝編村人員聞風逃竄。永和、大寧兩城於廿一日解放後，隰縣、石樓、中陽三縣閻軍已完全孤立。

（新華社呂梁前線二十三日電）本社隨軍記者報導：解放大寧之戰鬥，大寧前線我軍，於廿日逼近大寧城北十里之當支據點，閻頑軍企圖依仗碉堡頑抗，但在我軍砲兵準確轟擊下，三尺厚的堅固堡壘即被摧毀，步兵乃蜂湧而上，二十分鐘內三十餘守敵被我全部殲滅，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十餘枝。廿一日下午四至五時，八路軍分兩路開始攻擊北、南兩面山上拱衛城垣之堅固碉堡，北面四時開始，在猛烈的山砲火力掩護下，八路軍戰士們個個奮勇當先，三十分鐘內，担任第一梯隊之第九連五班班長郭文奇等即躍上碉樓，撲入敵碉後背，斃敵三人，生俘七名，其餘即竄回城內，我當即佔領該處，繳獲步槍十二枝，山砲彈兩箱，步槍彈八百餘發，手榴彈一箱，及其他軍用品一部。南面五時攻擊山上碉堡，閻頑更形恐慌。未進攻前，我即擊斃敵七名，及至山砲發射，敵即倉惶逃竄，我生俘敵三名，繳獲步槍兩枝、子彈八百餘發，佔領該處陣地。至此南北陣地均為我軍控制，閻頑見大勢已去，城內敵人遂於夜間十二時逃竄，僅留下城周幾個碉堡，殘存七八十個敵人。二十二日拂曉，我軍行最後總攻，閻頑幻想有城中敵人來援，倚碉頑抗，後發現城中敵人逃走，我軍又攻近碉堡，敵人遂紛紛丟盔棄甲，四處逃竄，但均為我各處包圍部隊擒獲，至此戰鬥乃告勝利結束。

閻錫山 斬敗將圖振士氣

（本報訊）閻錫山兩次進犯晉北解放區遭受重創後，士氣全形沮喪，乃遷怒於各級指揮官。除閻之親信前山（陰）朔（縣）地區指揮張汝龍，已於七月間在大同槍決外，原駐崞縣之閻軍四〇師某團一營營長郭紹娥，亦以「守城不力」，「偽裝份子嫌疑」，在十月二十一日二次侵陷崞縣時，由太原押至崞縣槍決。六十八師師長許鴻林、六十八師二〇二團團長程雲峯，均因在前次平社戰鬥時，以「指揮不力致遭受重大損失」，受到嚴重處分，營連長以下幹部撤職查辦者甚多，僅六十八師在一次戰鬥中，即有二〇四團一營營長李德成、二〇二團六連連長馬承佩、山砲連連長陳自衛、排長白金山等四人撤職查辦。（晉）

運動戰使反動派胆戰心寒

閻錫山悲哀地叫道 分兵守縣縣縣難守

（本報訊）從原平戰鬥中繳獲的閻頑文件中，證明我軍不爭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之方針，已使反動派膽寒。閻錫山在其「鐵軍魂」秘密刊物上悲哀地叫道：「共產黨打洪洞、趙城、霍縣是用的一個手段，他共是十五個團，而他是以三個團攻城，以十二個團佈置在距城卅里左右，打我的援軍與決團的突擊軍，就是這一戰法，就使我們維護『政權』上感受極大的困難」。接著又說：「他集中十五個團的兵力，我們拿上五十個團，得五十個縣，縣縣難守，且你要是援軍，你就是拿上與他相當的兵力，但他反客為主，就成了他是主，你是客，我亦無絕對勝利之把握。」在鐵軍魂十六期「會長」對軍人申條（九月十七日）告諭上更痛感軍心厭戰的苦惱，他說：「多少人失地，不是工事不堅，也不是子彈不夠，也不是兵少，就是因他沒決心，不打。把頂好的城池，頂好的工事與許多的子彈給了敵人（指我軍），撤退了。」原平戰鬥也的確再三證明了閻錫山的自白，如我六支隊楊茂小等三人即俘敵二十六人，七支隊五連十二人即俘敵一連人，一些俘虜都說：「一見外衛繳槍，我們就把槍丟出來了。」一個戴美國帽子的特務長說：「三十九師三團大都是新兵，逃跑的很多，三營七連原來一百一十六名，九月份就只剩下五十三人了，現在閻錫山想了一個辦法對付開小差，就是士兵放哨時不叫穿棉衣。」（汪洋）

多少人失地 就是因他不打
閻錫山對其軍心厭戰的自白

閻頑懼我殲滅逃竄 我恢復口泉、懷仁

（新華社晉綏二十三日電）據口泉（大同西四十里）之閻頑軍，懼八路軍殲滅，於二十一日晚倉惶逃回大同。二次竄入懷仁之閻頑軍亦於十五日潰逃。現口泉、懷仁一線，全在八路軍控制中。

刮民財修碉堡 閻錫山垂死掙扎
太原周圍只修碉堡即耗費民脂民膏七十萬萬元

（本報訊）閻錫山自九月下旬，以太原市為中心，取半徑一百里劃成所謂「百里圈軍事控制區」後（原為六十里圈，係閻於九月十九日抵太原後提議修改者），更積極加強碉堡工事，現太原城周大小碉堡已增四百四十餘座。據太原逃出者談：登太原城舉目四望，城周高低凸凹的圓形碉堡，像一大堆死人的墳墓。

在太原城內，則拆毀民房，重要街道已築起碉堡五十六座，據閻軍內部秘密刊物「鐵軍魂」（第十七期）所公佈之築碉費用：「每個碉堡需洋一千四百一十萬元」，以目前太原市內外已築成之五百座碉堡計，僅作碉堡一項，已用去七十萬五千萬元法幣。（晉）

馬西努評稱：「國大」不能代表中國人民
青年黨參加絕不會改變其反人民性質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昨日莫斯科電台廣播蘇聯評論員馬西努「論中國國民大會的性質」一文。該評論說：這個「國民大會」的性質是無可置疑的，它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中國民主人士及共產黨紛紛抗議，指出國大的代表身份是國民黨委派的。抱[illegible]度的外國觀察家亦作同樣估計，英國泰晤士報記者十五日報導說：國大的代表實際是代表國民黨的會議，它不過是有名無實的偽立憲會議。美國時代生活雜誌記者懷特說：國大代表是一九三六年進行的，在中國任何地方都沒有進行過公開的選舉。懷特指出蔣介石要這樣的代表來制定憲法解決中國命運，這是完全忽視了十年來全中國人民已捲入了偉大鬥爭，在十年內產生了許多重大的新任務，這些舊代表除代表國民黨最反動的份子外，從來沒有代表過任何人。

該評論指出中國青年黨參加國大，這點絕不能改變對國大的估計，中國社會人士深知青年黨的真面貌，中國的報紙雜誌以至國民黨軍統局在該黨二中全會散發的「中國各小黨」一書，都說明青年黨從來就是與最反動的軍閥有密切連系，在抗戰中，青年黨的中委在偽政府任要職，而曾琦則與大漢奸梁鴻志過從甚密，政協會時，青年黨接受過國民黨當局的一萬萬元津貼，隨後在各地辦報，又接受五萬萬元津貼，幫助國民黨說話。該評論說：青年黨的行動揭露了他們是國民黨反動派在中國民主陣線中的代言人，現在民主陣線沒有青年黨，將更加緊固起來，而青年黨的領導機關也發生了分裂，因此青年黨之參加國大，對這個國大的非代表及反人民性質絕不會有絲毫改變。

簡訊

（五寨訊）此間民主政府應人民之請求，特將郭思彰的大土匪宋五美在前所霸佔之三十三垧好地和一所大院子，予以沒收，分配給貧苦抗屬。（偵獻、占元）

進攻陝甘寧蔣軍 偵察戰擴至隴東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蔣介石軍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偵察戰，已由隴北擴展到西南部隴東地區。隴東鎮原西峰鎮附近，蔣軍數十人於十五日向慶陽邊境騷擾，被當地民兵擊退。南線方面，隴縣蔣軍胡宗南部二十九軍三十六師一二三旅一部於十八日向邊區武王山地區竄犯十餘路。

警惕思想上的腐化 克服和平享樂思想

離石區幹部會研究「論戰局」

（三分區訊）解放日報「論戰局」的社論，增加了許多幹部對自衛戰爭勝利的無限信心。當十一月七日轉載該社論的晉綏日報到她此間後，大家爭相閱讀，有些人晚上有事情出去，還隨身帶着報紙，「中國人民獨立和平民主運動的勝利這是確定無疑的了」「翻過山頂，爭取反攻的到來」這些有力的字句，給了每個人以最大的鼓舞。離石主要區幹部會議上，曾專門抽出一天時間研究了「論戰局」社論，社論中指出：「我們的敵人乃是思想上的腐化」引起大家深深的警惕，目前區村幹部思想中存在什麼問題？成了檢討的中心。根據大家發言，今年以來和平享樂思想在許多幹部腦中佔了統治地位，因而產生退職回家、不服從組織調動、特殊享受種種錯誤現象。九月間組織上調十三個幹部到部隊工作，就有七個人不願去，甚至說：「一定要調，我非脫離革命不可。」還有些村幹部因怕調動而不敢積極工作；七區某幹部貪污了反貪污的果實；五區馬家村村長化了一百四十塊銀洋去修飾村公所，反貪污得到的土地自己就種了三十畝；六區某幹部嫌粗布被子不好，把上頭發下的布留下做襯衣，另借錢做了緞被子。類似的事情還很多，說明享樂腐化思想、怕死等等，確實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敵人，因此會上一致決定：今後應加強幹部的思想教育，對那些腐化墮落的人，嚴格的進行批評，要做到步調一致，以全力爭取自衛戰爭的勝利。（紹斌、王德）

裝好地雷擦好槍，大家團結成個鐵蛋蛋

興縣胡家溝幹部民兵 討論時事加緊備戰

（興縣訊）十一月十四日，二區胡家溝村幹部、民兵三十餘人，討論時事，冬學教員先報告蔣介石要進攻陝甘寧邊區的消息，民兵中隊長徐宿發表意見：「毛主席是咱窮家的，反動派竟敢冒險進攻，咱拚命也要保護，咱們快把地雷整好，蔣介石敢來，炸他個鷗子團兒！」村主任胡八十一提出要注意防奸：「咱過去麻痺，聽到謠言當作耳邊風，以後一定要沿根子，把特務捉住，挖掉蔣介石的眼睛！」農會幹事劉家小號召大家把村裏工作做好：「要保衛咱邊區，先要把咱村的土地問題解決好，把百分之九十農民團結成個鐵蛋蛋。」會後，民兵們即忙着搗石雷、擦槍，整理武器，並將全村自衛隊重新整頓，準備參戰，婦女自衛隊大隊長張四兒，也整理婦女自衛隊，平時組織起來紡織、防奸，戰時參戰。村代表們一齊動員，集中全村舊欠公糧，運往前方。村主任說：「咱把備戰工作做好，頑固軍來了，叫他個回不去！」（文勇、撲軍）

水磨灘幹部克服麻痺 決心做好優抗民兵工作

（興縣訊）一區水磨灘公路營救村上，在總結工作會議上，會抽出時間學習時事，檢討出大部幹部有和平麻痺思想，認為：「不怕，遠着哩，日軍在嵐縣也沒有把興縣佔了，國民黨他真個要打？！」在這種思想支配下，民兵不站崗，不查夜，武器損壞也沒人管。對烈抗屬的困難採取不理的態度，後發現張三兒的哥自動參軍，村裏沒優待，說自動的不是抗屬，今年春的沒有辦法，才請吃了兩頓飯。像這種麻痺的現象還很多，大家於檢討後，決心做好民兵、優抗工作，使戰士和民兵更英勇的打敵人。本村有十家烈抗屬，其中一戶沒地、八戶缺地，討論把幹部和奴業正的六十二垧多水、塌、梁地分給九家烈抗屬，和十戶貧苦農民，並給十家貧苦烈抗屬按通產減等徵收。

，烈士一定要配入人口，年老烈抗屬免了抗勤，今年代耕荒了地的要賠償，變工欠下的人工要補還；民兵在現有基礎上求發展，民兵集訓從十一月二十四日開始。（超源）

一通產改造了懶漢一

劉秉花去年每畝產糧不足九升，今年每畝產二斗七。

（臨縣訊）三區寺塔村去年公糧中評定了通常產量，今年懶漢也轉變的動手開了。中農劉秉花有上等好山地七八十一畝，但他不勞動，種的地七荒八雜。幾年徵糧都是按實產徵，他逃避負担，把地也荒了。去年種的穀、黑豆等，只地中心的鋤了一次，披城邊邊上的都沒鋤；吃了早飯還要在村內串上一氣才上地，到了地裏還要睡覺。種穀十八畝，產穀一石六斗，每畝平均九升不足，他的婆姨、媳婦對他眼黑，鞋也沒有人給他作，長年穿的兩隻爛鞋。去年按通產徵糧，他的地每畝評了二斗三升，劉秉花向羣衆要求說沒辦法，羣衆說：「怨你自已荒了地不勞動，你的地不頂誰的？」他說荒下地不頂事，自已受害，明年一定要好好個闊。今年上勁勞動運鐘早起，他的八十一畝地早早的都鋤了三次，種穀二十四畝，產穀六石五斗，每畝產穀二斗七升，和通產差不多，慣抽空去煤窯餃，把打水，能賺十萬元。村中人說：「通常產量眞好，不只公糧公道，還能改造懶人，咱村劉秉花今年大變了。」老婆、兒媳都高興，今年給他做了一雙新鞋穿。（劉明銘）

興市西關評議公糧 幹部自私未貫徹通產

（興縣訊）興市西關評議公糧時，發現幹部和評議員自私作實。農會評議員對商業評議不管，商業評議員也不管農業，工匠評議員說鐵匠賺錢，接一根軋花車大輪就賺七千元，鐵匠評議員即說鐵匠生意不經常，木工能經常，互相推諉；同時，對收入還按成份「出得起」來評，評鐵匠趙縱武父親時，有些評議員說：「他出得起啦。」一就要計十擔石米的收入（實在他沒種下）。對去年的免徵戶就說：「不用評了，過去吧。」民兵幹部李喜兒，實報今年的收入，半垧園子的菜賣了四十七萬元、寶地每垧收八斗穀。農民劉護兒說他：「李喜兒穀的把咱的水地也拉了！」劉鳳吉也說：「喜兒梁地報的多啦，把咱的梁地也拉了！」產生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幹部和羣衆對貫徹通產還不關心，他們仍想：不貫徹通產也不負担（去年全市七千分公糧，羣衆負擔了五千分）。市府根據發生的問題，本月十四日召集實驗公糧的幹部開會，決定今後主要由街幹部負責，市幹部幫助督促，掌握政策，對通產，先由評議員評出，再經過羣衆討論。個別村子把羣衆分成小組，五州窯各打破隔閡包庇等現象。（張效先）

中陽擴幹會決定 冬季生產以紡織為主

陰曆年前完成標準布一萬疋

（本報訊）冬季生產中，中陽縣擴大紡織。縣擴幹會已決定從現在起到陰曆年底，要發動婦女織一萬疋標準布，並將收回一千四百萬農貸貸款，全部用於發展紡織。這裏的紡織早就有基礎，但一年來在「兵農合一」暴政下，橫遭摧殘，閻錫山強迫婦女交布，一年至少四次，每次十二丈，不但不給工資，按次還得貼賠二斤棉花（發五斤花收七斤布），紡織成為婦女的禍害。去年解放後，此一情況根本改變，政府訂織標準布，工資給小米，使羣衆增加大批收入，婦女紡織熱情空前高漲。留譽村婦女陳過年，一個老母親幫助，今年十個月內連紡帶織，完成二十一疋中等布，賺了將近四石小米，二人吃用不完；惠家坪一個自然村，今春以來已織標準布二百一十疋，十六歲的女孩郝候吉，一天就紡六兩線子，全村生活改善。經一年來恢復發展，現在全縣紡婦已有一萬八千餘人，差不多每人都有紡車，土機有三千五百三十七架，快機也新發展了十四架；在此基礎上，再加大量貸款幫助，完成一萬疋的任務，估計沒有問題。這一萬疋完成之後，到明年陰曆五月底，將再完成二萬疋，並發展快機五十架。隨着此項計劃的開展，羣衆生活將更加改善。（煥文）

關於「副業免徵」及劃分正業問題

王全茂

晉綏日報十月二十六日曾刊載劉美明、梁明同志對於冬季搶牛馬木材應否免徵的意見，讀後我很同意，覺得一種副業不應當從其收入大小去決定其免徵與否，而應該從其是否利用了農閒時間以擴大生產來決定。「農閒時間所經營的副業免徵」條文的精神就在於獎勵農民多生產，就是他生產得很多，我們也不徵公糧。

關於正副業的劃分，在實際處理時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有時的確是「正業也可，副業也可」。為明確劃分界以便於展開農民耕餘時間的生產，我覺得首先應確定什麼是耕餘時間。我個人的意見是：確定了當地一個人普通能耕種之土地數目（例如三十垧山地），此外其非農業生產所得都作為其農閒副業而免徵。至於有些貧苦農民因沒地，或者因牲畜不起種的少，也要看他的超過普通農民應種地的三分之二，才可算作耕餘生產時間。有些地區地較少，或者種坪水地較多，亦可求出其普通應種畝數。當然如果不好好作務，荒了莊禾搞「副業」以便逃脫負担，這就不應叫做「耕餘時間生產」，不應免徵。牛與大車也應根據當地習慣，把應耕之地全部耕過而做運輸者，一律亦以耕餘時間生產免徵。毛驢如係以耕地為主（如河曲臨南）者，應與牛同樣的處理。興縣臨縣大川之習慣，大車是運輸的，但主要是在耕餘時間生產，特別是冬季有不少貧農是靠趕大車養家吃飯的，要照顧。

× × ×

更正

十九日本報二版行署、貿易公司發放巨額棉花布疋解決晉北農民冬衣消息，應更正為行署發放，文文內一半無代價發給，一半低價出售或貸給，應更正為：主要是照一般市價佔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價賣給羣衆，買不起的貸給，照常時米價提高百分之二十折合小米，一年或兩年償還，但無法償還者則送給。

舊社會把好人變成煙鬼 新社會變煙鬼為勞動軍

靜樂峯嶺底六個工人 戒掉烟癮紅光滿面

（靜樂訊）五寨峯嶺底三座煤窯，有八十七個工人，舊社會窯主用大烟害苦工人，使工人變成他的終身奴隸，因此有十三個工人染上了烟癮。在新政權領導下，許多農民和工人都翻身了，只有這少數染嗜好的未能翻身。今年工會秘書段三桃，重視這一問題，先用個別教育，然後成立戒烟小組，段三溪、李跟怔等六人自願戒烟，並選出張二孩任小組長。戒烟期間家中生活，由工會暫時支付。經過一個月的時間，已完全戒絕，個個紅光滿面，勞動力也提高了。工人們給他們每個人縫了件新單衣，慶賀他們的「新生」。段福孩的婆姨感激的說：「沒有工會的幫助，一輩子也改不了。」第一期戒烟成功後，二期戒烟組也在二十天內戒絕了。九月份羣衆鬥爭勝利後，羣衆把他們轉變的又快又好，都給他們分配了土地等鬥爭果實。段福孩原來窮無一間、地無一壠，分到房五間，和九畝好坡地，收下三十駄山藥蛋，他參加了民兵，並抽空認字、讀報，工作學習都很積極。（王厚祥、段根德）

邊區雜聞

戒了煙　夫婦和好

臨縣四區兔虎峯老烟民張樹芝，在政府扶植下娶下老婆，親朋鄰居老婆都勸他改烟，他一直不聽。今年正月女人要住娘家，張樹芝又買下三片洋烟說：「我送你去，買下我路上有吃的，去住兩天也受不了罪。」老母親也趕出來了。女人說：「母親，你是我的婆婆，你兒是我的漢，在這婆跟上兩句算了吧！就照他這樣，整天抽洋烟，回來不回來還不一定。」這一下老婆婆哭了，張樹芝看見老婆要走、母親痛哭，馬上將三片洋烟扔了向妻說：「我一定要改，如改不了你不要回來。」當即訂了條件。兩天後他烟癮來了反來覆去的想：吃吧！老婆再也不回來了，活的就是人不人，鬼不鬼；終於他下了決心，把烟癮戒掉了，後來老婆回來見他眞戒了烟，兩口子都非常高興。羣衆看他轉變的好，今年六月選他當村主任，他計劃把全村三十六個烟民都改造過來。（王恩澤）

模範老學生趙喜旺

離石西崖底老年隊小隊長趙喜旺，羣衆都叫他老學生，他五十一歲了，每天到學校認字聽課。舊政權時從沒唸過書；新政權後積極工作，今年八月被選老年隊小隊長時，開的一張隊員名單，他一個也認不得，痛恨過去沒唸書，即下決心識字，跑去問教員時，即給他訂了一個字本本，從名字教起：「小月走成趙，士口古是喜，左日右王旺，認下我的名。」他高興的說：「認下一個就會了幾個，眞不賴呀。」鬧鬥爭時他在鬥爭場裏還寫字，有的人說笑他「快吃到嘴邊上哩，認他的有甚用？」他說：「我今年才五十一，認過三年字來才五十三，要活七八十歲的話，還有二三十年哩！」對認字永不灰心。四月份他認下三百多字，學會了開路條、收條。現在，又在夜校裏任了班長。學校開會時表揚他：「一一今年已經五十一，還在學校把字認。一一」（李一、王集忠）

打擊一個少一個

渤海八路軍 殲敵千餘收復三城

（新華社山東二十二日電）蔣軍以數師之衆所侵佔的壽光、桓台、齊東三城，兩天內已全為八路軍收復。緣王耀武指揮下之蔣軍七十三軍十五師一九三師與九十六軍暫十四師及雜偽一旅等部，為策應膠濟東段蔣軍進攻膠東之軍事行動，九、十兩日分路竄犯渤海解放區，侵佔壽光、桓台、齊東三城。八路軍在地方武裝及民兵配合下，於十二日展開自衛反擊，當日即收復壽光城，次日又一舉攻克齊東，殲滅蔣軍千餘，侵踞桓台之蔣軍大為震恐，遂於十三日棄城逃回張店。

蘇皖新四軍 殲滅桂系蔣軍千餘

（新華社蘇北前線二十二日電）蘇皖北線新四軍殲滅猖獗之桂系蔣軍千餘，擊落美製蔣機一架。侵佔淮陰之桂系蔣軍第七軍一七一師及一七二師各一個團，在蔣介石宣佈所謂「停戰令」生效後之第六天十七日晨，在四架戰鬥機掩護下，向由淮陰西北來安鎮、漁溝、湯集等地大舉北犯，激戰三日，斃傷俘蔣軍千餘人，並於十九日擊落蔣機一架，並將侵入淮陰西北五十里丁家樹房之蔣軍三面包圍，現正聚殲中。盤踞淮安之蔣軍七十四師企圖從丁家樹房之東，於十九日共五十一旅陸部及五十八旅一個團分兩路東犯漣水附三十餘里順河集及大興莊一帶，均被新四軍分別包圍。

晉察冀民兵協助部隊 牽制圍困殲滅進犯敵

保鄉自衛戰中湧現大批民兵英雄

（新華社晉察冀二十二日電）晉察冀邊區××萬民兵圍佈各個戰場，協助野戰軍、地方武裝，牽制圍困與殲滅進犯蔣軍。冀東蔡家游擊戰爭正由長城內側山地向灤河渤海灣沿岸平原發展。據不完全統計，近數月來，在三個分區內二二四次自衛反擊與九十六次爆炸中，斃傷蔣軍官兵六一九名，繳獲長短槍二三三枝。貫通關內外蔣軍運輸大動脈之北寧鐵路，屢遭武裝羣衆破壞，上月中旬曾停駛旬日。參加平漢線自衛反擊戰役之冀中冀西數十萬民兵，創造了偉大光輝戰績，望都、曲陽、行唐等八縣參戰民兵達×萬餘人，隨軍徵輸車輛×千部，担架×千餘付，徹底平毀道路共一百五十餘里，城牆三十一處，車站五座，繳獲砲一門、步槍五十七枝及其他軍用品甚多。

活躍於蔣軍侵佔之平綏線及察北草原上，各族農民組織的游擊隊、武工隊，正積極的與蔣軍戰鬥。張家口由於偽政商藉、商會等組民兵積極活動，時時處於風聲鶴唳中，宣化、下花園一綫，白晝均可聽到游擊隊的槍聲。上月二十二日，涿鹿三區農民「護地隊」曾在芒山堡、南山堡日加擊蔣軍一二十餘名，迫使己之蔣軍［illegible］傷其二十餘。懷來民兵於上月底挖毀公土木堡至沙城間公路十餘里，佈下地雷陣，炸毀蔣軍卡車四輛。涿鹿六區民兵最近保衛傅作義收編之偽軍王德林部，殲滅其三十餘人。

各地在保鄉自衛戰中，湧現了大批民兵戰鬥英雄。冀中新樂地雷大王李混子，半月來於平漢路新樂、定縣間炸翻蔣軍運兵車三列、鐵甲車一輛，斃傷進犯者八十餘人。唐縣迎北村農民劉××參加平漢路主京戰鬥中，負部受傷，但照往來火線上，救下七個傷病員。定興三區「挑擔」隊，繳獲十餘枝［illegible］，民兵突擊隊［illegible］步槍，並從已經爆炸之碉堡中搶出兩挺機槍、四十餘枝步槍。

蔣管區人民活不下去了 永嘉瑞安飢民騷動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據八日溫州僑聲報載：浙南永嘉（溫州）、瑞安兩地連續發生飢民騷動。永嘉於十月二十三日晚七時許東西門一帶突然發現一隊一隊衣衫破爛的人，拖着洋油箱，沿途高呼：「罷市！罷市！我們沒有飯吃！」這裏的叫喊聲，那裏的隆隆洋油箱聲，五相呼應，市街秩序大亂。至八時，騷動風潮蔓延至市中心及各熱鬧街道，許多飢民隊伍作同樣行動，每隊三四百人五六百人不等，一時商店戲院驚行閉門，搶米事件亦曾發生，警察懶洋洋地望着飢民隊伍打空搶。紳商各界齊集專署，緊張地說：「問題嚴重不得了！」保安司令也如是說。瑞安則於二十六日上午發生同樣事件，飢民也拖着洋油箱，結隊遊行，高呼「我們要飯吃啊！這樣日子活不下去了！」騷動原因都為米價高漲，兩地米價均貴到每斗二萬元二十七斤，鄉間農民今年的稻穀除遭旱災颱風外，又繳納苛重的田賦軍糧及重利，現在他們已用靠維作正常糧食，大家都恐慌明年春收以前的飢餓。

延安勞英劉雨雲 全家動員備戰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延安勞動英雄劉雨雲全家都行準備自衛戰的動員，其子已參加其幹自衛軍，日來學打槍投彈，婦女在家分工給八路軍做鞋，她婦納底，女兒紡棉。勞動英雄吳滿有日前領導其子仲貴參加八路軍，楊朝合作社主任劉建章亦動其姪大海參軍，共姪已於日前在鄉政府報名。

蔣介石修改「國府」組織法 絲毫未改變個人獨裁

其目的只是吸引做官慾強的人去上鉤，參加豬仔「國大」，當裝飾物和內戰工具。

（新華社延安二十二日電）南京訊：國民黨中央政務委員會於二十日通過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第十條為「國民政府設國府委員四十人，由國民黨「中政會」選任，設國府主席一人，由（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選任，一人，由國民政府主席提任，內五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又國民政府十一一通過行政院增為十五部三委員會，另設不管部會政務委員三至五人（以上兩部）。十五部即內政、外交、國防、財政、經濟、教育、交通、郵電（以由原交通部改設）、農林、糧食、水利（原為委員會）、司法行政、地政、衛生（原署）等部，三委員會即蒙藏、僑務、資源等委員會及行政院「一般」。

這些所謂「改組國府」的活動，以「國府委員」及「部長」為釣餌，吸引一些做官慾強的人去上鉤，參加豬仔國大。絲毫沒有改變蔣介石的個人獨裁，國府主席仍由國民黨中執會選任，國府委員及五院（包括行政院）院長仍由國府主席蔣介石任命，國府委員又是由蔣介石個人圍定指派並宣誓服從蔣介石的命令，只是任命一些所謂「黨外人士」來作蔣介石獨裁者的侍從與裝飾物，並作為蔣介石分裂內戰的工具而已。

羅馬尼亞國會選舉 民主勢力贏得大勝利

羅政府嚴斥美英干涉羅國內政的企圖

（布加勒斯特訊）羅馬尼亞十一月十九日國會選舉結果，業已公佈，民主政黨集團以四、七六七、零零零票獲得壓倒的勝利，其他政黨（包括在外力支持下的反動政黨及中間的各黨派）只得一、九三二、零零零票。按民主政黨集團包括共產黨、社會黨、自由黨反對派、農民陣綫、人民黨等，他們將在新國會四百十四席中佔三百四十八席。

（又訊）羅馬尼亞此次大選，選民登記達七百萬人（上次選舉參加選民僅有二百數十萬人）。大選前，民主政黨派結成聯盟，進行廣泛的競選。反動黨派馬尼烏黨（即全國農民黨）大批黨員紛紛退黨，該黨布加勒斯特各組織的三十個單位的領袖（包括總書記茲瓦伊斯基在內）及共百餘黨員發表聲明脫離該黨，原因是該黨領袖沒有實行土地改革及該黨與工人團體合作的諾言。

（又訊）英美反動派害怕羅馬尼亞民主力量在選舉中獲勝，美國曾於十月二十八日致羅國照會，要求羅政府給予國內反動派以充分「自由」。美政府於二十八日致羅政府照會，要求「監察羅國大選」。本月初，羅政府分別向英美提出嚴正答覆，在二日致英美照會中稱：「這是對羅馬尼亞內政的無理干涉，企圖侵犯羅國主權。」四日致美照會中稱：「羅政府不能考慮任何干涉羅國內政的建議，羅國將秉承莫斯科會議以規定的義務，舉行自由的選舉。」

美十五萬礦工大罷工

將使全國工業陷於混亂

（據各方報導）自廿日午後止，已有四十五萬五千礦工捲入美國煤礦大罷工浪潮中。據合衆社稱：這一大罷工將「不可免的發生工業混亂」及「普遍失業」。在兩個月內，全美工業將因缺煤而停閉者，即佔電力廠的百分之六十四，鋼鐵廠百分之六十，煤氣廠百分之九十，鐵路百分之七十九，汽車業及其他工業約百分之七十。際此隆冬，對全國工人生活影響特大。杜魯門政府已控告礦工聯合會主席路易斯，因此事甚為緊迫，杜氏曾指令司法部，取消目前所作礦工與政府合同之協議，並聲稱：政府將逮捕路易斯。對此事共和黨領袖之一史塔生致電其他五位共和黨領袖，請他們支持杜魯門政府此一措施，共和黨議員並籌劃在未來國會中通過反勞工法案。然美國兩大工會對此極為憤激，正在美國東部之大西洋城召開之產業工會聯合會全國代表大會，於二十日決議：譴責政府對路易斯的態度，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亦認為政府偏袒路易斯，使其該工會之間的合作終結。七萬五千無煙煤礦工的領袖並於二十一日表示：如政府對路易斯採取行動，則將舉行同樣罷工。

（合衆社大西洋城訊）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年會於二十一日決議：於明年初發動全面的增資運動，年會並決議將在南方各州加強組織活動，譴責反動的國會議員阻撓此項運動。

比共在國會中選舉獲勝

比共主席榮任衆院副議長

（法新社布魯塞爾電）比利時共產黨主席朱理安拉霍特今以九十五票對八十九票（八三票棄權），當選為比利時衆院副議長，戰勝基督教社會黨領袖布［illegible］。

國際資料

比利時共產黨

比利時是西歐一個小國，約等於我國最小的浙江省的三分之一，人口八百三十八萬。一九四〇年五月德軍侵入，比國國王投降，比政府流亡法國，後又遷往倫敦。比國人民則在共產黨、自由黨及一切愛國份子的領導下，秘密組織與領導地下軍與敵人不屈不撓的進行鬥爭，數年中比國國內的地下武裝迅速發展，至解放時達五萬餘人。這支強大的地下軍是由比共、自由黨及其他愛國份子所組織和領導的。比共是抗戰有功之臣，比國解放後，四四年九月倫敦比流亡政府歸國，比共參加了內閣。比埃洛回國後一心想恢復戰前舊統治，一方面要求解散抗敵有功的國內軍（即地下軍），一方面又竭力設法比王復位。比埃洛的企圖遭到共產黨的堅決反對，比共經過戰爭的艱苦鍛鍊，力量日益發展。比共黨員一九三九年僅有一萬名，現已增加至十萬名（平均八十三個人中已有一個共產黨員）。今年六月比利時國會選舉，比共獲得二十八萬餘票（一九三九年僅有九個議員），目前比國政府中，有四個是共產黨員，比共已獲得人民的信仰與擁護，成為比國一個強大的政治力量，所以這次比共領袖朱理安拉霍特當選為衆院副議長，絕不是偶然的。十一月間，由比共及其他抗戰團體所領導的京城市民一萬五千人，參加者達一大遊行，在比共和全比人民的壓力下，比王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被迫撤銷［illegible］。比共對人民的福利特別關心，工人階級以示威表示了擁護。［illegible］

希臘游擊隊 在北部建立人民政權

民主同盟拒絕參加反動政府

（南斯拉夫廣播）希臘游擊隊已在希北控制區建立人民政權，他們在與保皇黨法西斯政府軍的戰鬥中，已取得很大勝利。該廣播並否認希政府所稱——游擊隊係由南斯拉夫潛入北希境內作戰的謊言，指出這是希反動派一貫誣謗南斯拉夫的伎倆，企圖將其自己造成的國內局勢歸罪於人。

（雅典訊）希臘保皇黨（人民黨）已投入內閣與實際中。希王為了迷惑人民，選舉後，曾計劃「擴大」政府，容納反對黨參加現政府。經過月餘來策動，保皇黨總理札爾達利斯與反對派領袖索佛克利斯、樊邦德里斯及凡尼塞羅斯等接洽，羅斯的談判終告失敗，反對派領袖堅稱：應組織包括各黨派代表的內閣，「人民黨」不能領導這樣的政府，因「人民黨」不為人民所信任。反對派領袖並在上月二十八日宣佈：他們不參加曹達利斯所領導的政府。

副刊

驢背上的針

張理

農會幹事張文魁和地主張登榮，住在同一條小巷裏，門對着門。正月二十日的早飯後，張文魁去開村幹部會，一出門就和張登榮碰了個面對面，張登榮笑眯眯虎虎的問他：「做甚去呀？」「開會組織變工隊去呀！」張登榮一聽不由得打了個冷顫，心裏暗罵：「實些鬼，真不知道要把世界鬧成個甚樣子！」然而他臉上卻裝出一副和藹可親樂的模樣，他捋了一下長長的白鬍，哈哈一笑：「我孩兒正在頂天立地的時候哩！這給咱村裏辦好事，要去就去吧？不要耽誤了大眾的事！」張文魁邁開大步就走，一邊高興的暗想：「這老頭兒真轉變了。」張登榮見張文魁走遠，便慌張返回家裏去。

張文魁開罷會回來，備好驢鞍準備馱上豆子磨麵去。可是當他把裝滿小豆的口袋往驢鞍上一放，毛驢卻出乎意外地嘶叫了兩聲，四蹄直跳把口袋摔在地上，張開大嘴向背上亂嘶，他兒罵着：「鬼抓着你啦？」再一次把口袋搭上去，毛驢又是一跳，口袋又落下來，足足有一頓飯的功夫？一次又一次的搭上去，一次又一次的摔下來，直急得他又踢又打，然而毛驢仍然不聽指揮，口袋仍沒有搭上去，他奇怪的想着：「這驢平日很好強！怎地今天忽然就劣成這個樣子?!」他把鞍架卸下來用手去撫摸驢脖、驢頸、驢背，當摸到肉鞍子的左下方時，手指觸到一個硬東西，仔細看那裏的毛毛又亂又倒，紮起了一片灰白色，撥開毛毛用力一拔：「呀！原是一根很長的針」，一根彎彎的針鈎上帶出一塊，拇指大的紅肉，鮮血染紅了驢背，扎針處霎時又流到地上，扎着大腿流又順的發大，驢嘶啞地叫着，喘着氣，倒在地下。張文魁傷心地哭起來：「四年前我用七塊白洋買下你時，還只有羊子那麼高，我急地養大你呀？起頭明、給半夜，一把草一把料，半夜裏一聽狗咬就起來看你，只怕賊娃偷走你，冬天飲你溫溫水，怕你冷，夏天圈裏墊乾沙土，怕你潮，好容易熬得你能馱東西了，可是你怎地就扎上這麼大的一根針了呢？你活不成了，我真是個苦人啊！」

鄰人們聽見哭聲，都跑來看，老人們含着同情的眼淚，年輕的議論紛紛：

「怎地扎上的呢？」

「大概是在場裏打滾扎上的？」「打滾還能扎那樣深啊?!」「我看是偷鞍子不小心！」淘氣的妻來?!」

眾人們正聽得不可開交，人群裏鑽出一個青年來，這青年叫張文楷，長方方臉很白淨，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在太陽光下顯得特別亮，他大哥在八路軍裏是戰鬥英雄，他是這村裏的民兵組長，去年臘月間羣眾起來算張登榮剝削人們的血債時，他是第一個跑到眾人面前訴苦的人。現在他走出來特別引人注意，全場都沉靜下來，注視着他。他推了一下張文魁的肩膀、說道：「魁哥！不要哭啦，來我看一下那根針！」張文魁聽到他的話以後，擦了一把眼淚，擤了一下鼻涕，抽搐着的身子也復平靜了些，他拾起腳底的針給他，他接住後，細看針指，又看看針尖後又細看了，摸着，最後又把針上的那塊肉，割下來，把針尖放在鞋上輕輕的擦了一下，看看，看着，他笑了，點點頭拉起張文魁來說道：「咱們召集村幹部來研究一下吧！」

幹部們都來到張文魁的家裏，張文楷說：「咱們究研一下這頭驢的事吧，我看是壞人搞鬼哩！要不針尖怎地就那麼亮了呢？」「要是壞人就恐怕是張登榮。」「我看還是讓張文楷把這調查一下吧！」幹部們研究了一下就決定讓張文楷去調查。

張登榮是這村裏的大惡霸，以前專靠剝削人生活，去年臘月農會幹事領導羣眾和他算了賬，讓他吐出了剝削去的土地、糧食，他對村幹部就懷恨在心，村幹部對他就起了猜疑。

張文楷和民兵張玉兒、張六兒假裝閒逛，進了張登榮的院子，他們在院裏找尋了一會，在磨盤上發現了一條黑色的印子，象用針划的，於是，張玉兒守住磨盤，張文楷到張登榮家裏，張登榮的老婆和二兒張成花正在閒坐，張文楷很自然的說：「嬸嬸，我的毛驢起黃（病）了。想把你家那根穿黃的針借用一下，可是一進你家大門，就拾見了一根。」說中間把針拿在手裏一幌：「這是不是你家的呢？」張成花接過去看了一下連忙說：「對的哩，就是我從我二舅舅家借來的那根！」接着他又大聲說：「誰作的事哩，把針丟到院裏。」他老婆從隔壁勇手說：「那是咱爹來了，他在夜晚上叫我從抽屜裏找出來，說有人要作蠟哩！」張文魁故意再問一聲：「不會認錯吧？」張成花聽了很生氣的翹着腳說道：「怪，誰還能詐你的一樣針？」張文楷接上說：「我用一下就還你！」便拿上針回到張文魁家裏。幹部們，聽了張文楷的報告，於是他們就把張登榮叫來盤問，張登榮死也不承認說：「我甚也不知道！」於是把他扣起來，並讓和他很要好的閭長去勸他，閭長扯起毛驢背上的針，說：「一狗日的張文魁真高興，為了他們發財，把咱村擺害的亂七八糟，怪不得有人給他驢背上扎針哩，要是扎死他狗日的才痛快哩！」

「你說那是誰扎上的呢？」

「我看除你老人家辦不了那麼好！」

「這可不敢亂說，你知道就是了！」

「說說，你真有辦法，那針是怎地給扎上的呢？」

「那天，他狗日的開會去啦，我把針袖在袖筒裏，一下跳進他驢圈跟前，看了一下四周沒人，拾起驢扭來一打，就給釘上了，這是咱父子們說啦，可千萬不敢告人啊！」

第二天，全村大會召開了，全社裏滿的男女老少總有成百人集合在一塊向陽的打穀場上，閭長宣佈了開會，農會幹事張文魁敘述了毛驢背上扎針的事，民兵張玉兒和張元柱就把張登榮推到眾人面前，讓他坦白，張登榮現出一副可憐的相貌說：「我實在不知道呀！叫我坦白甚呢？」張文楷把張成花拉出來了，手裏拿着針在他面前一幌：「這是誰家的針呢？」張成花狡猾的推辭說：「你問我老婆吧！」眾人怒吼着：「把他老婆拉出來。」她被眾人推出來了，她的身子哆嗦成一團，顫顫慄慄的說：「那是我給爺爺的針呀，我實在不知道他是做這個事！」眾人怒吼着：「讓張登榮說！」張登榮低着頭說：「叫我說甚呀，那事根本我不知道哩！」閭長生氣了跳起來高聲說道：「你們那一天滑告我，你是趁文楷開會去鑽進他驢圈，用扁担把針搞進驢去！今天倒不承認了？」張登榮抬起頭來瞪起眼睛說：「你胡說！」張文楷說：「你是烏鴉嘴，打死也不說，走！看你驢上的磨針印子去！」人羣像決堤的河水流向張登榮院裏去了，張登榮來着鬼臉強辯：「那是磨剪子來！」張文楷把剪子拿來一比，比黑印寬五六倍，又用針一比原對頂一點不差。人羣像天倒地塌似的喊到張登榮跟前，將下加，直打得他就大家要求：「一個我說！」人羣放開了我，起來說道：「那天，趁他去開會把針釘背上，我很恨他鬧起，主要是我恨他翻身來和我算賬，吃了千多斤米，我就……地，所以我……」羣眾……請求大家……我下決心改……羣眾歡迎來了……覺悟起來保衛和山谷，加強防奸自衛，嚴……捉人搗鬼」！

家信

魏敏

哥哥來了一封信，
爹爹眼花看不清，
叫我給他念一念，
一字一句寫的明：
「爹爹來信兒收到，
知道了咱家的光景好，
有了牛羊、有了地，
政府照顧的很週到。
望爹在家勤勞動，
兒我打仗要爭英雄，
前方後方配合好，
勝利的果實有保證。」
爹爹聽了真高興，
手拈鬍鬚笑盈盈：
「我兒當兵才八個月，
革命道理甚都懂，
作戰勇敢工作好，
兒子英雄我光榮。」
於靜樂關井村

思想漫談

談備戰

懷全

分局機關南風同志來信說：「我們小組在時事討論中，發現下面兩種思想：（一）認為敵人不會來……了。（二）把……就是理解成東……中的一種備……頭一種思想……「太平觀念」……盲目的樂觀……有害的。有……或者他會……你們是一個……爭的勝利沒……不夠。如果……敵人還離得……賊還要備戰……日本，什麼事情沒有經過，今天我們有這麼大的力量，一百五十萬正規軍，四百萬民兵，幾個月來又消滅了蔣軍三十幾個旅，「論戰局」社論裏說得很明白，幾個月以後，我們就要反攻，你們卻怕敵人來到與縣，老子就不怕，他真的一下能來了嗎？來了老子還不要把他打出去。」

是的，這些話，也有些道理，但是說這種話的人卻忘掉了最重要的一點，他沒有看見那篇社論裏，不僅指出勝利的前途，特別提出要我們全黨全軍，加倍努力，克服一切艱難困苦，才能爭取爬過山頭，扭轉戰局。因而實際上他是置身於自衛戰爭的圈子外面，而不是自衛戰爭裏面的一位艱苦工作的戰士（自然他也還是戰士）。他祇看到了這些勝利的條件，也應該看到這些勝利的條件，但是他忘記了一點，忘記了這個勝利是要前方戰士和後方一切人員流血流汗去爭取的，所以他把勝利看成前方和別人的，而忘了加進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他就不能真正從思想上清醒地認識目前戰局的關係重大，沒有想到我們能夠打敗蔣介石進攻的主要一點，是全面備戰，備戰不僅是防備他來的，做到「有備無患」，且主要的是不讓他來，更多的消滅敵人，扭轉戰局。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人人投入備戰的高潮裏，樹立艱苦、緊張的戰時生活，與戰時工作作風。使前後方成為一體，集中一切力量，打垮反動派的進攻，如果這樣，萬一反動派的竄來一股來（雖並不是不可能的，朱五美團軍今秋侵擾河曲偏關，就是一個歷驗教訓），因為我們早有準備，就可能把到情緒上物質上毫無損失，就不會影響前方部隊集中精力去消滅敵人的任務。這才是備戰的真正意義。在這個認識上，我們的要把一切備戰工作做好，包括「緊急軍事訓練」，「減輕行裝」，「防空設備」，「防奸工作」，……。按照那一種「太平觀念」者的想法，必然地，要走到凡事都要特一慢慢來」，我再照舊生活（或者是享受了一下）……上幾天吧！這是多麼危險呵！

關於後一種意見，認為備戰就是埋藏東西。埋藏不必要的東西，也是備戰中必要的措施之一，埋藏東西本來是沒有什麼不對的，問題是在於還些同志還沒有把自己的工作與力量與爭取自衛戰爭的徹底勝利聯系起來。如有的同志說：「反正現在沒有所謂一個平安地方了，趕快把必要的東西寄埋了，敵人來了跑時便利。」有的同志批評說：「這也是不對，還是退卻逃跑思想。」那樣看問題的同志，是不去就有退卻逃跑思想，這些同志應具體檢討研究，但是這些同志的認識希我們能前面所說的全面備戰的積極意義比較起來，認識得就太不夠了。希望大家加緊學習，熱烈討論，要使每個同志對戰局、對時事都有深刻的了解，這樣才能把我們後方的每一個同志的積極性動員起來，充分發揮出來，到前方的戰爭中去，爭取勝利，使戰局早日轉入反攻，勝利的轉自失地。

無恥！

石雷公

傅匪二十六師師長用陰毒的手段，強姦了一家老財的兩個女兒，強迫那家老倆口每天用牲口把女兒送到師部，師長還當着士兵們說：「老百姓實在太好了，我不願意不願意，他硬要把女兒送給我！」可說真是無恥到了極點。有些不明底細的新兵們都信以為真，但卻知其內情的全亭亭說：「當時我們運輸隊，就住在那家老財院裏，喲滔的很明白，那兩個女子每次輪流送出門時，女兒的爹娘總是哭哭啼啼不成樣子。你說老鄉自願，為什麼要哭呢？還不是逼的沒辦法！」

編者短簡

歡迎時事學習的問題

目前各機關正進行時事學習，這個學習密切聯系着我們備戰動員及工作上生活上種種思想問題，一個同志一個學習小組解決了的問題，或者是反映出來的問題，介紹出來，就會對整個學習有幫助。希望各機關同志迅速寫信稿給我們。